

千百次 千百次地说 快把我劈成板 拼成船

田原 著

采撷于北方

采擷于北方——詩文之美 (28)

著 作 人：田 原
發 行 人：張綺珊
藝術顧問：李蕭鋁
總 監：林蔚穎
總 策 劃：心 岱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 審：張榮森
美術編輯：尤佳施
發 行 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
電 話：(02)381-1669
研 究 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
電 話：(02)522-4941・581-8806
印 刷：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7年11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 經 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服務電話：(02)394-4854・393-8109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 價：新台幣 120 元

千百次 千百次地說 快把我劈成板 拼 成 船

田 原 著

采擷于北方

目
錄

序文

6 史序

10 田原詩前言

14 寫給陌生又熟悉的「北方」

輯一 采擷于北方

24 北國情懷（組詩）

24 雪人

26 獵人

30 五月・漠河

34 松花江

36 北國農夫

輯二 唱給母親的歌

42 我的家鄉（組詩）

42 沒錯 這就是我的家鄉

48 老榆樹

輯三 五色石與七巧板

54 無聲的愛

60 根(外一首)

62 畫

64 別

66 信

68 春雨

70 小巷情深

72 新組合櫃的睹思(外一首)

74 我與小河

78 迷人的小樂隊(組詩)

78 ——大鼓手

80 ——小指揮

82 月亮女兵

86 台灣有一位老人

輯四 生活的協奏

92 奔向遠方

輯五 這個季節

附錄 墓途及其他／潘烽

126	122	120	118	116	114	110	108	106	104	102	98	96	94	94
墓途	山溪	五月	路	這個季節多雨	六月	給她	海與雲	暴風雨之前	剪裁詩	散步	——鏡子·我	——罔圈	——自勉	陋室拾零（組詩）

目錄

跋

134

132 130

石門
關東酒拳

史序

史序

我脫離新詩陣營，已半個世紀以上，仍然一直旁觀我們新詩隊伍不斷入營、操練、成軍、作戰。看到有人攻城掠地，非常高興；看到有人拋甲棄劍，不免同情。問題在我沒有時間對新詩作整體思考。

田曼詩教授要我為她的姪子田原先生詩作「采擷于北方」寫序。我讀了校樣後，很驚異一個生長在今日大陸的青年詩人，有為詩而詩的藝術性格，有化現實為理想的意識型態；內容表現及形式技巧，尤其是詩語彙，都相當成功。

詩，無非寫景、寫情、寫理、寫義、寫史。田原寫景引人，寫情動人，寫理服人，寫義感人，寫史悟人。讀者在其詩作中，還能體會到他一首詩裡，將景、情、理、義、史等揉和一團，這是詩的勝境；它不是可遇而不可求，乃是一般詩人不注重詩內涵的多角變化，忽略讀者欣賞時所引發的同

中有異與異中有同的節奏下的旋律刺激。

中國文學史告訴我們，詩萌芽於中原。中原舊詩人不談；新詩興起後，河南省早期詩人于賡虞，曾出版過《書名我記不太清楚》的「晨曦之前」、「骷髏的舞蹈」(?)等幾本詩集，十幾二十年代，所向披靡，紙貴洛陽。致力於鄉土詩的徐玉諾，河南民報曾為他闢「太平車」周刊，影響深遠。可惜河南人綽號「老憨」，不宣傳、不結派、不互吹，于賡虞被徐志摩風浪湮沒，徐玉諾抗戰期間窮得由馮玉祥主持的「中國文藝獎助會」撥款救濟。田原是河南詩人，不禁令我想起這些往事。

海峽兩岸的現代文藝史工作者，對文藝(含新詩)的地域關係，還不曾進入研究情況。地域關節，牽扯到人、時、地等因素，涉及文學藝術的起伏成敗。像「采擷于北方」，「北方」即地域名詞，作者為什麼以北方為命題？就是文學研究者所應推敲的隱性課題之一。

采擷于北方

末了，我以與田教授及其另一半董從善將軍相交數十年，敢倚老賣老的希望田原，詩齡日增，擴大詩襟，繼采擷于北方之後，再采擷于中國、于世界。

一九八八年八月於中國文化大學

田原詩前言

柏楊

詩是人類心靈最簡潔有力的對話，不論古今中外，用短短數行，就可以描繪出人生各種情狀。詩經、楚辭、浮士德等作品，在詩人敏銳多情的筆尖下，不露痕跡地，悄悄浮出真象，澄濾人們眼光中的喧騰，和真假難分的世界。使人在簡單的言語中，立即領悟平凡事物裡蘊藏的趣味和遐思，享受真摯開濶胸懷互相呼應時，那份舒暢恬適。

讀詩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它為匆忙壓抑的心靈提供了歇息的綠蔭。「讀會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偷！」固然說明熟能生巧，同時也說明一個人在詩情畫意長期薰陶下，心智上所激起的某種不同流俗的變化。然而，有些人玩弄文字遊戲的結果，使詩成為少數人的狹隘天地，使讀者認為：「讀不懂的詩就是好詩！以致到了最後，迫使讀者放棄讀詩的興味，這是詩人和讀者共同的悲哀。香華在台北主編「文星

雜誌」的詩頁時，曾開闢一個「讀詩」專欄，很受讀者歡迎。每期都請一位非詩人，甚至非文化人，像工程師、醫師等來讀一首該期刊登的詩，提出對該詩的感應和共鳴。有人向香華質疑：「另一個世界的人，他怎麼懂得詩？」香華回答的是：「我的目的只是要開拓讀詩人口，恢復唐詩盛世，使每一個人，都喜愛讀詩，都懂得詩。天下如果只有詩人才懂詩，只有文化人才讀詩，詩就太可憐了，詩就會死亡。讀者只要覺得他喜歡這首詩，覺得它很耐玩味，就足夠了。」

我就是這麼一個讀詩的人，而在一個和剛由大陸探親歸來的朋友見面的場合中，讀到田原先生的詩，他的名字對台灣是那麼陌生，但他的詩立刻吸引住我，那種平白淺近的文字風貌，使我感覺到距離迅速接近。田原表達他內心不凡的意念和鮮活動明的刻劃，作一個讀者的我，不但可以輕鬆自在，地領略他煥發的詩情，也同樣領略到詩中新鮮活潑的情緻。

台海兩岸在分別四十年，片字不通的情況下，生活空間與型態、內容和節奏，都迥然不同，我最喜愛的「月亮女兵」等篇，就是在不同發展下，所產生的作品——充滿斬釘截鐵、鋼勁式的韻味，台灣詩人因缺乏類似的生活體驗，很難寫出那種生活規律下，所孕育出來的特殊氣質。不過我相信讀者會在不斷的吟詠中感受到那股滋味。這種感覺，正如許多人面對錢塘怒潮、原野牧歌，最初只被它的粗曠震懾一樣。而田原先生正是提供我們進一步了解大陸新生代作品的一項契機。

如果說詩是生命的花朵，那麼詩人就是釀蜜的蜜蜂。每一首詩，都是在詩人的精心醞釀下完成，是詩人對於生活的重新認識與觸發。田原的詩，除了擁有這項特質外，文字的純淨、意象的豐盈，在在都使人心緒翻騰。我祝福他是勤於採蜜釀蜜的蜜蜂，將心靈的甜蜜與世人分享。

寫給陌生又熟悉的「北方」

——序「采擷于北方」

序

中國是一個詩的民族。早期的詩經、楚辭、漢樂府，以民歌的形式傳唱在田畝之間，經過文人的采擷記錄，成為中國詩的最早典範。由於中國語文的單音特色，在詩文創作上逐漸形成了一些規律，例如文字的對偶、音韻的抑揚、詞類的排比……等等。中國詩的格律性特別明顯，在詩經以雙音節為基礎，重覆雙音節構成四字一組的句型為始，一直發展到楚辭、漢樂府，這種對稱的格律性始終是中國詩的構成要素。

到了六朝的駢儷四六、唐代的律絕句、宋代的詞、元代的曲，乃至明清的戲劇，詩歌的美文要求，不但是文人生活的主要活動，也影響至朝廷廟堂的典章文告。更重要的是，

中國詩的美文格律竟也依靠口口相傳普及在廣大的民間。過年時家家戶戶在門口張貼的對聯，喜慶與喪葬時用的祝詞，日常生活中百姓口中的成語，乃至於乞兒在街頭唱的蓮花落，都充分顯示了中國民族的詩歌質素在民間深而且遠的影響力。

中國是一個詩的民族，這樣一句話在世界各地流傳，指的更是詩歌美文傳統在這一民族的民間普及的力量罷。

由於近四十年海峽兩岸長期的隔離，漢語文在詩創作上或許會在兩岸有不同的發展罷。但是無論如何，我相信分散在中國不同地區的詩創作，只要是用漢語文為媒體，他們就都必須面對從詩經以下，歷楚辭、漢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的傳承。他們在新的創作上不管如何求變，相信也必須通過傳統，脫胎於傳統罷。

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對大陸青年一代使用漢語文創作的作品一直有着強烈的興趣與好奇。